

火 葬

——美国芝加哥艾罗果伊斯剧院火灾

19⁰³年12月30日下午3时20分，刚建成38天的芝加哥艾罗果伊斯剧院舞台的布景悬吊起火。火势蔓延了1.75万平方英尺的剧院楼面。当演员从后台紧急出口逃离时，一股强风吹进，致使下面礼堂起火，602人被烧死，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火灾是电弧灯放出的火光或灼热的微粒引起的。这些火花点燃了做布景用的彩画幕布的边缘。调查证明，剧院很不安全，没有防火设施。有几个人应对此负责，但最后结果却不了了之。这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剧院火灾促使芝加哥许多公共场所采用更严格的防火法规。

一、“绝对防火”

“绝对防火！”几个大字于1903年12月30日下午将1800多人迎进了新建的高雅的艾罗果伊斯剧院。这些字用大号粗体字印在流行歌舞喜剧家伊戴·弗伊主演的音乐喜剧《蓝胡子先生》的日场节目单的左上角。艾罗果伊斯剧院富丽堂皇，绚丽的光彩照着兰德夫大街和迪尔波恩大街。据说，它用的

花岗岩、贝尔福德石和玻璃都是防火的。

按当时的风俗，整个剧院都挂着厚厚的华丽窗帘，把 30 个安全口都封住了。电灯没有关好，通风设备不良，舞台和礼堂又没有灭火水管、轻便水泵或切割钩。精心设计的喷水系统没有完工，除了无用的动力装置外，又无灭火器。此外，剧院工作人员从未进行过防火训练，防火教育也忽视了，因此火灾或骚乱发生时他们不知所措。虽然街下面有个消防所，艾罗果伊斯却没有直拨电话。虽然后来宣称剧院在舞台上防火幕，但是当时这种石棉幕还没有装上。

剧院的一切都是易燃的——演员演出所用的笨重布景用具和布帘、整个剧院的长毛绒地毯和盖着麻纤维的座位掩饰了虚夸的节目宣传的真象。虽然 1898 年几十家剧院因超员和其他违法行为被市长命令关闭，新建的艾罗果伊斯剧院也被要求限制观众人数，每场不超过 1622 人。而火灾发生后对日场售票数的检查表明，到场人数 1830 人。200 多人站在走廊或出口附近——在这条过道上，兴高采烈的大部分观众都站在了地狱的门口。

第一幕演完后，是八重唱，八个男的和八个女的唱抒情歌《白色的月光》。因此为这首曲子配的是淡蓝色的灯光，从泛光灯打到伸在舞台外的高杆上。高杆微微伸向礼堂，几根铁丝从高杆拉到舞台后面。

没想到，这首曲子才唱几段，泛光灯就开始放出火花，火花很快点燃了部分笨重的布景用具。两个舞台管理人员爬上高杆，一个企图用手扑灭微小的火焰，另一个愚笨地抓起一根棍子，想设法把火焰打灭，结果反而把火焰扇得更高。一个负责处理

不规则火光的人带着6功率的灭火器冲上高杆，喷射这个区域，但正如后来一个演员所说：“这种东西没有用。本来一满桶水就可以把火全部灭掉。”

更糟糕的是，这时观众几乎全体惊慌失措。剧院正厅的多数人都开始排着队冷静地移到主要出口。在走廊和楼座，一千多观众身体前倾，睁大眼睛望着顶上和舞台后面的火焰。

当成群结队的舞台演员和几个音乐师从附近的出口逃出时，一阵大风吹进剧院，吹起了卸了一半的幕布下面的舞台大火。在舞台一端火焰高达5英尺，另一端更高。幕布被吊泛光灯的铁丝挡住，开口处成了熊熊烈火的巨大通风口。一个大火球冲进礼堂，乐队指挥弗伊的假发在燃烧。管弦乐池的小提琴、大提琴、低音小提琴都燃起来了。据一位音乐师说，音乐指挥安东尼奥·弗罗叟诺被火包围，他像子弹一样冲出去。

敞开的舞台后门形成的通风口使卸了一半的幕布像气球一样向外鼓起，其余的布景用具都着火了。火舌伸进礼堂，又一阵旋风似的冲到剧院后部惟一完工的通风口上方挤满人群的楼座。

弗伊跪在地上痛苦地哭泣，他的衣服在冒烟。他看见楼座里一片混乱，人们像动物一样发疯似的逃窜。他们的喊声、呻吟音、嗥叫声、脚和身躯扭打在一起的嘈杂声，汇合成人类从未听见过的最可怕的声音。

二、炼狱

艾罗果伊斯剧院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剧院的座位、地毯和窗帘都在燃烧，舞台变成了大火炉。弗

伊从这里爬到安全的地方。礼堂 1800 多人中只有管弦乐池的几百人设法从底层的出口逃了出来。

挤着几百儿童的楼座一片混乱。妇女们设法把四五个孩子拖出去，但很快就被奋力爬出的人群冲散。小的孩子被挤倒、被踩死。有 60 人从楼厅沿着没有标号的过道跑到女休息室和锁住的出口，他们被围在那里。后来发现他们一堆堆的被烧死或闷死。

大火使许多还在剧院的人呆若木鸡。海伦·迪更斯一直和未婚夫拉着手。“我坐在从过道数过来的第五个座位，”她后来说，“但从舞台两侧燃起的火把我惊呆了。”

在大理石台阶上，几十个人开始垒在一起。拥挤的人群辗转不安，他们的叫喊声传到门厅，几十个人都快要死了。火开始燃起时，经理约翰·C·加尔文经过剧院，看见几十个人拼命逃跑。他走进门厅，人们发狂地从他身边挤过，冲向敞开的门。他企图打开另一部分镶有玻璃的门——它们跟剧院的出口一样，大部分是锁着的——但没有成功。一个胖女人跌倒，站起来又被自己的拖地长裙绊倒，跌在加尔文面前。人们不断倒在她身上，直到她失去知觉。已经逃出的几十个人，想到他们离开了孩子，又冲进剧院，使狭窄的进口拥挤不堪。

加尔文看见一条门杠锁住西区进口门，他企图把门杠松开，但没有办法。可怕的烟雾在门厅缭绕。加尔文用力把周围的人群推开，一脚把门上 6 块玻璃踢掉。人们从打开的地方冲到安全的地方，把约翰·C·加尔文也推了出去。外边，警察和消防队员刚刚赶到这个恶魔似的地方。他们是在下午 3

33 分火烧起来以后 13 分钟后才接到火警的。

第一楼厅所有的人都设法离开座位，走上斜侧廊，到了上面的平侧廊。在那里他们为生存而挣扎。他们跌倒在地，几乎被烧焦，奇形怪状地堆在一起。在顶上的人则被烧脆、烧焦，无法辨认。

芝加哥商会的职员詹姆斯·M·斯特朗非常幸运，他和妻子、母亲、侄女逃出注定要烧毁的楼厅。斯特朗沿着通向剧院前部的通道跑着，但一道锁着的门拦住他。他把门顶玻璃窗打破，从那里爬过去。门后几百人求他把门打开的时候，在另一边的家人抽泣声使他发狂，他抓起一块木料打门，但门纹丝不动。门顶窗伸出几只手，但谁也爬不过去。火将他们全部烧死。斯特朗有气无力地走向下面的主厅。

几个通向后来称为“死胡同”的出口被在顶楼厅和楼座的人群打破。火烧起来时，和朋友坐在顶楼厅的学生罗丝米切尔站起来。“一个男人站起来说，如果我们出去就把我们的头敲掉”，她后来说，“于是我们就坐在那里。”当火冲进礼堂时，罗丝和剩下的人冲向出口。她上了四层楼，发现自己在安全口。“我走下两三步，然后我躲在栏杆下，跳到小巷里。我双脚落地的同时，一个人抓住我，所以我没有受伤。在小巷的人叫我不要跳，但我知道不得不跳，否则就被烧死。因为火已经烧到我的背后。”后来发现，她的4个朋友都在安全口被烤焦了。

小巷这边、楼梯西出口对面是西北大学楼，在这里工作的画家看见出口门开了，一群恐惧的人在烟雾中闪动，被从后面一下子涌上来的火焰困住。他们很快把窗户推开，将木板推到安全口。一个男人企图爬过去，但跌到小巷里。十几个妇女、儿童

和男人设法跨过木板时跌在他身上死了。认为有活的希望的人，大部分被从其他安全口跳下来的人压死。

三、火神的狞笑

整个剧院里贪婪的大火所到之处，人被吞噬，物被烧毁。在 15 分钟内，艾罗果伊斯变成了一个烧焦的空壳。死人比比皆是。在出口处，两堆死人高达近 6 英尺。

当一群群消防队员和警察走进剧院时，来自芝加哥追求轰动事件的一群报社记者和素描艺术家也在场。他们眼前令人丧胆的惨相使心肠最硬的人都感到吃惊。

“这里有人还活着，伙计们，快！”听见这一喊声，记者和艺术家们以及几十个警察、消防队员一起把尸体从第一层拖走，发现了一个伸出头的妇女。一个警察咕哝道：“长官，我们不行，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拖开。”

“我们必须把这些尸体拖走，把活着的救出来。”警长欧·尼尔转过头喊道。

两个大个子消防队员抓住死尸的肩膀，用力一个一个地把它拖出去。下面不断传来这位妇女的呻吟。“看在上帝的份上，快！把下面的活人救出来。”最后一名警察将这个妇女拖了出来，后来认出她是哈波夫夫人，他便叫起来：“长官，我找到了她，她还活着！”

100 个警察和消防队员抬着沉重的尸体迅速走下楼梯，把尸体摆在剧院外面。他们清理尸体的时候，一名强壮的消防队员从楼厅出来，迅速走下楼

梯。“伙计们，让开，让我出来！”他抱着一个不动的小孩喊道。他的淡黄色的头发没有烧焦，他的粉红色的脸没有弄伤，他的眼睛闭着，嘴唇在颤抖，这是个例外。楼座里的人都死了，楼厅里的人大部分死了。

大火燃烧使剧院内的灯光熄灭之后，营救人员只好使用探照灯，灯光使这场灾难更加可怕。40盏灯吊在四周，照着还在冒烟的剧院，消防人员从尸体堆上爬过，多数是儿童。几百个小孩死在座位上，他们是呆在座位上被烟呛死的。许多小孩往前跌，头搭在他们面前的座位上，好像在祈祷。

一名中尉抱了一具死尸，双手是血。他在门厅头晕目眩，在墙边滑倒时喃喃道：“孩子们，孩子们！”一个男人精神恍惚地穿过毁坏的剧院，被人截住后带走。他拿了一把消防队员的斧头，寻找剧院经理亨利·J·鲍尔斯——他后来被捕了。“我要宰了这个杀人犯！”此人后来对记者说。

在弄出的被烧焦、烧起泡的死人中，有个妇女的脸被踩上了靴子后跟印。一对夫妇在火中互相搂抱很紧，火把他们焊在一起。他们一起被抬走。小男孩手里抓着节目单垢灰；小女孩则抓住玩具和小钱包。

到早晨6点钟的时候，人们认为不会再找到其他幸存者了。一名消防队员从楼里出来，抱着另一个女孩没有生命的躯体，看上去她大约16岁，

“那个女孩没命了吧？”副警官苏尔勒问。

“没有，可怜的宝宝”，消防队员用很重的爱尔兰口音答道，“她死了，愿上帝使她的灵魂安宁。”消防队员走下楼梯，从脚下的尸体间穿过时，警官苏尔勒看见女孩的手臂无力地移动，赶紧把消防队

员拦住。“她还活着，帕迪！快！”

一排排尸体放在汤姆森餐馆的墙边。一群群幸存下来的人和亲友们沿着墙寻找他们自己的亲人。一个滑稽的人沿着墙走，盯着遇难者，古里古怪地评论说：“很多死人的面部表情给我深刻的印象。也许这是奇想，但我觉得比较聪明的人面部表现出较少的恐惧和更多的顺从。有的好像是几乎面带笑容而死。他们的表情那样安详。但不太聪明的人就不幸，遭到极大的痛苦。”

女杂工们用了几天时间才把脑髓、打破的头颅、烧焦的肉和头发从汤姆森餐具馆的地板上清理干净。第二个星期天，亲友们长长的队列走进了梯尔波恩大街 58 号警察局的陈尸所。大约有 602 名艾罗果伊斯火灾受害者被埋葬，甚至许多人埋在一起。

艾罗果伊斯灾难使当天值班的经理哈雷·鲍尔被捕。鲍尔后来被释放，而且从来没有被审讯。被控告的人有艾罗果伊斯剧院院长科威尔·戴维斯、芝加哥市市长卡特·H·哈里森、建筑委员乔治·威廉、建筑监察员爱德华·劳林、艾罗果伊斯消防员威胁廉·索勒斯、舞台电工威廉·麦克姆伦和詹姆斯·E·卡明斯。陪审团认为，这些人都有责任。但他们一个也没有被审讯。

但在道德上，我们恐怕要和他们一样，长久地经受良心的考验……

“地理学的哥白尼”

——魏格纳及其大陆漂移说的沉浮

19³⁰年10月30日，科学史上的一位巨人——德国伟大的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A·L·Wegener，1880～1930），殉职于冰天雪地的格陵兰。从此，他那睿智的头脑停止了思维，是年50岁。

像所有卓越的科学家一样，魏格纳在他短促的一生给我们留下很多东西。大陆漂移假说就是那许多财宝中最伟大的奇珍。不幸的是，这一光辉理论是在他长眠近半个世纪并几经磨难后，才得以显示出光华而被肯定。大陆漂移说宛如一首感情多变的乐章，终于以它激昂的旋律，喷发出铿锵的音响。是它，拉开了现代地理革命的序幕。

一、大胆猜测 惊世骇俗

1903年，23岁的学者魏格纳的头脑里开始产生关于大陆漂移的想法。7年后，他在世界地图上意外地发现，南大西洋两岸的海岸轮廓极其相似。次年，他又在一本论文集里读到关于巴西和非洲间古生物有联系的文章。他对比了印度、马达加斯加

岛和非洲的地层构造，也同样得出某些对应关系。这些“偶然”的问题，像磁石一样吸引他那善于思考的头脑。他凭着对气象学和天文学研究的经验，确认在自然界中，偶然决不会无端产生，正像“简单”必然源于“复杂”一样。

于是，已是气象学家的魏格纳，决心放弃攻研多年的气象学，选择了一个完全超越自己研究领域的新课题，即揭开大陆生成和地球演化的奥妙。但是，这样一个既老又新的科学堡垒，对一个青年人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能够攻克的，一不小心，还要承担身败名裂的风险。说它“老”，是因为早在2000年前就有人提出过类似大陆漂移的想法，说“大地犹如在海上漂浮的大木筏”，但当时还找不出任何证据。自大西洋被测绘成图以来，关于其两岸轮廓的相似性更不断地启发人们产生大陆漂移的想法，然而，都因为论据不足或者慑于传统的认识观念而不了了之。说它“新”，作为气象学者的魏格纳，他需要掌握许多门对他来说都是生疏的学科知识。因此，要建立大陆漂移假说，一洗200年来古老的地学理论，除了必要的知识准备外，还必须具有冲破传统观念的见识和胆略。

在这座科学险峰面前，魏格纳不愧是位坚毅的登山者。他不顾亲朋的劝阻，立志钻研，1912年暮春，就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论文《大陆的生成》，并在同年先后以《从地球物理学的基础上论地壳轮廓（大陆与海洋）的生成》和《大陆的水平移位》为题，作了两次关于漂移说的演讲。但由于他的大陆漂移模式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强大的传统势力的抵制，使它一开始就受到能否存在下去的考验。当时人们对魏格纳的演讲，既有火热的赞许，更有冰冷

的嘲讽，它预示着一场漫长的科学大论战的序幕已经拉开，魏格纳当然是论战的中心人物。

1915 年，魏格纳又以惊世骇俗之举，将《海陆的起源》一书公布于世，这更引起整个地学界的震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陆地岩石较轻的、刚性的硅铝质组成，漂浮在较重的、粘性的硅镁质大洋壳之上。大约 3 亿年前，全球大陆是一块连接在一起的原始泛大陆（北部为劳亚古陆，南部为冈瓦纳古陆），后来可能由于潮汐力和地球自转时的离心力影响，到中生代末期（2 亿年前），大陆出现裂隙并开始向硅镁层上做向西和离极漂动——美洲西去，大西洋慢慢张开；印度次大陆从南极洲北上与亚洲撞接；亚洲西漂，在东岸留下了大陆碎片，成为今日的岛弧线——一块完整的联合古陆，逐渐形成现有的“七洲四洋”的格局。这就是魏格纳从陆地和海洋的整体关系出发，在亲自考察并综合了气象学、地质学、大气物理学、大地测量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后，提出大陆漂移假说的主要观点。虽然这个认识模式还很简单，对地球的壳层构造概念还显得模糊，然而，魏格纳首次揭示了陆地和洋底的成因性质，提出地壳除了做垂直运动外，还不停地进行宏大的水平移动的猜想。于是，一个完整的大陆漂移假说从此诞生了。此时，这位年仅 35 岁的天才的气象学家，又以地球物理学家的身份开始了对地球科学更加艰难的探索。

二、穷源竟委 反遭责难

《海陆的起源》一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而一度风靡全球。世界上不少人专程到德国拜访它的作者。对这位敢于越雷池、闯禁区的青年学者深表钦佩。一时间，魏格纳在汉堡附近的简陋小屋，成为当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地球物理学家、生态学家朝圣的地方”。但是，这也为他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因为假说的论证还不足以说服反对派而使他陷入苦苦求索外，还因为他那具有革命思想的利剑刺痛了地学界的“权威”们。他们坚持说，地壳运动仅仅是垂直升降，海陆的相对位置在地球历史中是固定不变的。古生物学家也起来反对，他们用“陆桥”说解释大西洋两岸生物种属相同的事实。这就是，认为在欧美两大陆之间，原有许多岛屿，宛如连接两大陆的桥梁，使动植物可以从一个大陆越岛旅行到另一大陆，企图以此说明古生物种类在海洋间的差异和大陆间的相似。魏格纳则认为，之所以在南半球的几块陆地都发现了早古生代同一种属的生物化石，是因为这些动植物曾经生活在同一大陆（冈瓦纳古陆）的缘故。魏格纳还以此提出质问：难道裸子植物的种子会依靠风力而远涉重洋？难道会相信一个“陆桥”就可以进行物种交换？

对于地质时期地球上的气候与今日不同，寒冷气候的冰川沉积物出现在亚热带地区（如对澳洲、印度、南美和南非冰川遗迹的发现）等问题，他同样用大陆漂移说去阐述，认为是大陆曾经相对于它们现在的地理纬度发生过移动所造成的；现有的冰川遗迹也不是什么山岳冰川。这种现在看来很反常的现象，气象学是不好解释的，而从大陆漂移的观点看，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些与固定论的理论直接悖谬的观点，更使魏格纳受到论敌的攻击。

为强化自己的观点，魏格纳还试图用一组说明格陵兰岛与西欧相对位置变化的大地测量数据，来论证大陆漂移的事实。然而适得其反，正是这组在当时条件下难以测得精确的数据，为他招来最多的责难，并使其假说陷于更大的困境。

应该指出的是，《海陆的起源》虽然一度风靡全球，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使魏格纳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直到 1924 年，他才接受了邻国（而不是自己祖国！）奥地利盖茨大学授予的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正式教授头衔，这时他已 44 岁。不久，一场更大的风波来临了。

地质学界召开了一次调子最低沉的会议。若把大陆漂移说比作一首乐章，那么这次会议后，一曲悲凉的咏叹调开始了。会上，在 14 名权威地质学家中，只有 5 人支持他，7 人坚决反对，2 人保留意见。反对者对假说持贬斥、歪曲的态度，甚至把它讥讽为“积木游戏”；对出席会议的魏格纳本人进行诽谤和人格上的非议。

此后，大陆漂移说便被认为是魏格纳狂想曲，而处于奄奄一息之中。

三、矢志不渝挫而不馁

大陆漂移说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海陆固定论的影响由来已久，传统学派的势力盘根错节；另一方面是由假说本身的缺陷或某些细节证据不足造成的。

首先，要消除固有的偏见是十分困难的。权威们或者由于魏格纳的论证有错误，就全盘否定漂移说；或者拉来其他学科的只言片语作为否定的根

据；有的甚至不为自己的理由提出任何说明就断然否定；还有一些浅薄之徒竟因魏格纳原是气象学家和天文学家，就把他提出的大地构造假说看成是“左道旁门”而表示不屑一顾。

然而，最使魏格纳苦恼的是，大陆漂移说对很多需要说明的问题还缺乏应有的证据。例如，他不能对地球的深层地震作出合理解释：既然硅镁质构成的洋底是粘性可塑的，为什么还有深层断裂发生？既然大陆是由刚性岩石组成，为什么在美洲陆地西漂而与太平洋洋底撞击时，发生褶皱的是大陆边缘而不是流体的洋底？……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魏格纳当时还不可能对大陆漂移的机制作出准确判断。在魏格纳时代，人类对地球的了解还只限于大陆的浅层，对其深部（包括深海底）基本是一无所知的。因此，尽管他大胆地假设陆块漂移地流动在岩浆层面上，犹如舟行碧波之中，却无法证明那股巨大水平力的来龙去脉。他试图用地球自转的离心力和潮汐磨擦力去解释，但是，偌大的地球，怎能是这两种微薄之力可以驱动的呢？后来发现的地球物理学原理，也证明上述两种力不可能引起大陆漂移。面对这个连当时的地球物理学都无法解释的地学现象，魏格纳曾不无感慨地喟叹：“漂移理论中的牛顿还没有出现。”

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并不是硅铝层漂浮在硅镁层之上，而是包括硅铝层、硅镁层和地幔上部在内的整个岩石圈（地壳），在位于其下的大地幔软流圈上运动，才引起大陆的水平移动。显然，地球陆地这种宏伟的漂动的力源，主要不是来自地球外部，而应该来自地球内部本身。但是，更具有实质性的猜测至今仍在探索之中。而当年的魏格纳为了

冲出这阻滞科学前进的峡谷而寻找真理的激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一面不懈地修改《海陆的起源》一书，并于逝世前一年出版了它的第四次修订稿，一面顽强地进行科学考察。

1930 年，为了重复测量格陵兰的经度，以便进一步论证大陆漂移，魏格纳第四次奔赴人迹罕见的冰原。他把 20 名队员分成 3 组，分别对岛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考察。两名探险队员被留在格陵兰中部爱斯密特临时基地做极夜观测。但是，暴风雪一再耽搁为他们运送给养的日期。9 月 21 日，魏格纳不顾一切，冒着零下 65 度的酷寒，乘雪橇由海岸基地向海拔 3000 米高的中部进发，艰难跋涉 400 公里，终于到达爱斯密特。可是，就在他回程回返的途中，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0 月 30 日，在与暴风雪顽强斗争之后，魏格纳心力交竭，壮烈地殉职于极地冰原。时值他 50 岁生日的前一天。

作为追求真理的科学勇士，魏格纳一生曾 4 次去极地探险考察，在他第二次来到这里时，就深深领略过格陵兰的酷寒。他和他的伙伴们在最宽的部分通过了未曾有人踏过的冰原，挨过长达 3 个月的黑暗。在这里，魏格纳还折断一根肋骨。现在，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又殉职于科学考察地。他犹如一片多情的落叶，即使枯萎了，也不离开肥沃的土地。

科学是实践与思考的成果，真理是勤奋苦战的收获。魏格纳在最后一次探险时写给好友乔治的信中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必须首先考虑不要让事业受到损失。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是它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继续下去，哪怕是要付出最大的牺牲。如果你喜欢，这就是我在探险时的‘宗教信仰’。”

这是多么崇高的献身精神，又何等地发人深省、激人奋进啊！

四、人生路短 功德常在

爱因斯坦有句充满哲理的话，他说，科学的任务就是“拆除那些常常阻碍科学向前发展的矛盾的墙”。大陆漂移说的建立，说明魏格纳是个优秀的“拆墙工”。他勇敢地冲击了传统学派的营垒，动摇了海陆永恒的自然观。如果说赖尔“第一次把理性带进了地质学”，建立了完整的地质学体系，魏格纳创立的大陆漂移说，则是第二次揭开地学革命帷幕，标示出地球认识史上的新纪元。

然而，地球科学的这场革命，是何等地艰难曲折啊！

魏格纳逝世后，漂移说也随之衰落了。从此沉冤 30 余载无人问津。固定论作为真理被长期坚持，漂移说却被当成谬误抛弃了。

正当它濒临覆亡的绝境时，50 年代古地磁学的崛起，使它再度复兴。众多古地磁资料有力地说明大陆漂移的事实，而且科学家又成功地完成了大西洋两缘大陆轮廓的电子计算机拼合，为验证漂移说提供了形象的证据“斜阳冉冉春无限”。到了 60 年代，海底扩张说的出现，又为大陆漂移的机制，找出了进一步合乎逻辑的答案。大陆活动论开始取代固定论。于是，科学的地球观像一座巍峨的丰碑，屹立在人类的认识史上。魏格纳这位全球构造理论的先驱，也被誉为“地理学的哥白尼”而名垂千古。

真正的知识不是出于他人的权威，更不是来源

于对老朽教条的盲目崇拜。先哲的认识早已变为后人的实践。魏格纳不愧是在强大的习俗力量和顽固的传统观念围剿下，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典范。他对科学勇于探索并勇敢战斗，才能“独上高楼”，提出系统的大陆漂移理论。他和他的学说虽然长期含冤，但是，科学是不容歪曲的，科学家们的功过也自有历史来评说。一个捐躯于大地、为生存者酝酿稻谷香的人，永远不会从后人的记忆中泯灭。

真理，终究是要闪光的。

教训，永远不应忘记。